



微感觉

◇付秀宏

现在微博很流行。这种微博生活久了,明显少了一份沉静,缺少一种微感觉。记得郭德纲曾在新浪发表过一段话:“你编出话来,我也不在你那开微博。你骂出血来,我也不在你那开微博。你喊出人黄来,我也不在你那开微博。你学出龙叫唤来,我也不在你那开微博。随你叫骂,我不生气。把脾气拿出来叫本能,把脾气压回去叫本事。”

有人笑着说,这种自娱自乐,就是寻找一种微感觉。是呀,这种微感觉,更多“活”在心情小释放层面。应该说,郭德纲的这段话大俗大雅。俗就不必说,雅在于“把脾气拿出来叫本能,把脾气压回去叫本事”。我玩味良久,突然想“克隆”一句:“把微感觉拿出来叫本能,把微感觉留在心里叫本事。”想一想,人活在世间,把微感觉留在心里,静静的,不叫嚣,不吵闹,的确要有一种本事。

微感觉的水系,最充沛的时候是在心灵的静默期。就像作家周晓枫所说,我把这个光亮的苹果举起来,就听到了声音,非常小的声音,类似于安静。

没有个人的体悟和安宁,这种微感觉绝对不会出现。微感觉,有时是一个小享受,有时是一个人想心事,有时就是散淡地向远处眺望,透过雨雾,看到心中的小村落,看到自己青涩的初恋。这个时候,心中会来一个微笑,嘴角飘过一丝涟漪。

心灵在微感觉的适意之中跳着舞,周围的天地是你一个人的,你和自己在轻轻地谈。这是一处深藏的领地,不要人来打扰,不要人来关注,不要鸡飞狗跳。

如果微感觉来得惬意,可以仰面躺在草地上,看大树飒飒地响,看蓝天里的白云的一丝一缕,嘴里含着一根青草,品尝说不清的滋味。树叶像舞动的小手,在树枝上摇呀摇,千只万只那样的小手,和天空说清凉,和树下躺着的我说唐代那个叫陈子昂的悲怆。

可能,这种融入自然的微感觉,有些奢侈。那么,就本真一点儿,就做一个大自然的潜伏者吧。不发言,不冲撞,只是静静地看,淡淡地感受。

微微的,有感觉,随处可见的小喜悦,小忧愁,小领悟,小烦恼,跳着,动着,生活脉搏在看似静静的小博弈中——迈着微步。渐渐,不少人从微感觉中品出了微文化,于是心胸越来越平和,心态越来越和谐。

水波纹一样的微感觉像海中的潜流察觉不出,却在轻轻拂过。小风景,频频见,你可以选择发言,或者不发言,这就是微感觉一族的风情。

母亲的菜园

◇赵黎

可能是母亲还在老家的原因,每当周末,我就想回到乡下老家。母亲在哪里,哪里就是家。

又一个周末,我放下一切琐事,乘车回老家看望母亲。父亲去世早,母亲年龄大了,不能独立生活,在我们兄妹家轮着住。我和小妹都住在城市,母亲留恋田园生活,每每在城市小住数日,便要回乡下。她喜欢家乡的水、喜欢家乡的土地,更喜欢那里的乡亲。

母亲住的院落砌有一堵低矮的围墙,绿藤蔓延,乘隙生长,几乎将整堵墙覆盖住,宛如一道绿色的屏风。院子里栽满了桐树、榆树和洋槐树。一棵瘦长的香椿已越过房顶,粗细不一的枝杈招摇着伸向院墙外面的世界。大妹说,母亲听说我回来,正在菜园里给我摘蔬菜。

我转身来到菜园。隔壁的菜园里有两行杨树,枝叶茂盛,阳光将它揉成一地斑斓的花碎。母亲的菜园里栽满了韭菜、大葱、豆角、玉米菜等,郁郁葱葱,处处透着生机,那么自然、清新、恬淡。

在菜园,我看到了一幅心头永不磨灭的画面:一头在风中飘逸的白发,一脸岁月犁就的皱纹,一双殷殷期盼的昏花老眼,我八十九岁的母亲正弓腰站在菜园中。她老了,还要开耕种菜,尽量给予她的儿女。

母亲在菜地里忙着摘选菜。她弯着腰两手都不闲,一手拿着筐,一手摘拔菜,并不停地拍打菜土上的土。

顽皮的阳光偷空钻了出来,光线打在母亲的鼻尖,我看到了汗珠,母亲顾不上擦,慢慢地移动着身体向前继续选菜。母亲如雪的白发随风时而散在耳边,时而飘洒在脸颊。这个画面令我再一次领悟母爱的无疆……

我走到母亲身边,轻轻地扶起母亲。母亲看见我回来,非常高兴。她放下菜筐慈祥地看着我,不停地问我那。当我告诉她城里一切都好时,她才笑了。接着,她又告诉我,回去时要多带点菜园里的菜。看到我点头了,她便心满意足了。

看着母亲满意的樣子,我明白了母亲年年种菜的含义,她要给孩子们一份充盈的实在的幸福,她看似种的是蔬菜,实际种的是母亲的心意。

夕阳西坠,我要走了,母亲还和往常一样拎着菜送我上车。看着母亲消瘦的身骨却撑身为伞,我的眼泪涌上来,泪眼朦胧中,心中默默祈祷,愿母亲幸福。



谈言亭

得分手·护旗手·划桨手

◇齐夫

在庆祝党的生日到来之际,我想起一个老党员的话。那是北京奥运会前夕,大家都在谈奥运,我们请来上党课的老党员、全国劳模齐师傅,也兴致勃勃地把党深内容和奥运会联系起来:“一个国家奥运团体成绩是每个运动员的得分之和,一个党的成绩也是每个党员的得分之和,是党员就不能让党‘失分’,每个党员都要做党的得分手。”

做党的得分手,这话说得真好!如果说“伟大、光荣、正确”是党的“团体成绩”,那么,这个成绩就是靠一代代、一个个共产党员一分一分累积起来的。党的“团体总分”能否达到并保持“合格”“良好”直至“优秀”水平,关键取决于我们每个党员的“竞技状态”。如果每个党员都能积极“得分”,为党增砖添瓦,党就能始终“总分”领先,立于不败之地。反之,如果选手状态不佳,发挥失常,失误频现,那后果也是可以想象的。虽然我们党的队伍中也出现过个别蛀虫、败类,给党抹了黑,使党失了分,影响了党的“团体成绩”,但令人欣慰的是,我们党更有千千万万个优秀的得分手,他们在不同

的岗位上,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方式,努力工作,为党“得分”。

除了当党的得分手,我们还要做党的护旗手。党就是一面迎风招展的大旗,大旗能否站得稳、树得住、猎猎飘扬、傲立苍穹,就取决于众多护旗手是否尽职、称职。要做好党的护旗手,有两层含义,一是努力奉献,无私奉献,为党旗增光添彩。钱学森、邓稼先、袁隆平们,刻苦钻研,废寝忘食,以出色的科研成果为党争光,在科研战线护卫党旗;焦裕禄、孔繁森、谷文昌们,带领群众建设家乡,脱贫致富,在领导岗位上护卫党旗;雷锋、苏宁、李向群们,为人民利益赴汤蹈火,为国防建设贡献青春,在绿色军营护卫党旗;王进喜、史来贺、郭明义们,战天斗地,风餐露宿,在工农业生产一线护卫党旗……正是由于他们在不同战线上做党的护旗手,党旗才能高高飘扬。再一层意思,每个党员都要洁身自好,清明廉政,绝不给党旗抹灰,这也是护旗手的责任所在。

实干兴邦,奋斗兴党,我们还要做党的划桨手。党是一艘乘风破浪的大船,要想顺利前行,到达胜利的目的地,就需要无数党员自觉划桨,不惜力,不怕苦,为大船提供前进的动力。党的红船从南湖出发,九十多年来,战胜无数惊涛骇浪,绕过无数急流险滩,就是靠着千千万万优秀共产党员奋力拼搏,不怕牺牲,团结一致,拼命前行,才有了今天“潮平两岸阔,风正一帆悬”的大好形势。如今,我们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“中国梦”而努力奋斗,风高浪急,船大载重,更需要每个党员发扬苦干、实干精神,立足本职工作,同舟共济,自强不息,做一个合格的划桨手,为党的大船前行提供正能量。

回顾辉煌历史,瞻望美好前景,每个党员都应有这样的使命意识:做党的得分手,为党频频“得分”,使党的“团体成绩”始终处于领先地位;做党的护旗手,为党旗增光添彩,使党永远在中国人民心中享有崇高威望;做党的划桨手,全力以赴,奋不顾身,使党的大船乘风破浪万里浪,驶向胜利的港湾。

地,就需要无数党员自觉划桨,不惜力,不怕苦,为大船提供前进的动力。党的红船从南湖出发,九十多年来,战胜无数惊涛骇浪,绕过无数急流险滩,就是靠着千千万万优秀共产党员奋力拼搏,不怕牺牲,团结一致,拼命前行,才有了今天“潮平两岸阔,风正一帆悬”的大好形势。如今,我们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“中国梦”而努力奋斗,风高浪急,船大载重,更需要每个党员发扬苦干、实干精神,立足本职工作,同舟共济,自强不息,做一个合格的划桨手,为党的大船前行提供正能量。

回顾辉煌历史,瞻望美好前景,每个党员都应有这样的使命意识:做党的得分手,为党频频“得分”,使党的“团体成绩”始终处于领先地位;做党的护旗手,为党旗增光添彩,使党永远在中国人民心中享有崇高威望;做党的划桨手,全力以赴,奋不顾身,使党的大船乘风破浪万里浪,驶向胜利的港湾。

回顾辉煌历史,瞻望美好前景,每个党员都应有这样的使命意识:做党的得分手,为党频频“得分”,使党的“团体成绩”始终处于领先地位;做党的护旗手,为党旗增光添彩,使党永远在中国人民心中享有崇高威望;做党的划桨手,全力以赴,奋不顾身,使党的大船乘风破浪万里浪,驶向胜利的港湾。



沈俊峰 摄



哺育

夏日读书好清凉

◇一沁

暑的清爽之气吧。畅游书海,如轻舟入溪,悠然见山;如游历山间,峰回路转,畅爽幽谧。

戏剧和小说有着太多的矛盾和挣扎,一本书读下来就好比进行一场艰难的心灵跋涉,会让本来就心绪烦躁的我们“神魂颠倒”。而诗歌也往往是诗人血的呐喊或幽怨的泣诉,多情的人易随之肝肠寸断。这些书都不适合夏日阅读。

炎热的夏日是该读些“清凉”的书,好让书本里的“清凉”给人一份熨帖的充实。闲适的散文小品尤其适合消暑——恰如喝一口山泉,甘甜了唇舌,清凉了心田。于是我漫步在散文小径听小鸟啾啾、蛙声轻鸣,闻荷池飘香、草木之气,感受那一份逸致;看月

光普照,海燕高翔,听海鸟低吟,柔风唱晚,静享那一份闲情。

你看,沈从文先生正轻轻诉说的经验:“在雨后的仲夏白日里,麻雀的喳喳虽然使人略感到一点单调的寂寞,但既没有沙子被风扬起,拿本书来坐在槐树下去看,还不至于枯燥。”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这样的画面:黄昏,坐在绿树掩映的庭院里,晾一杯绿茶,随意地靠在宽大的藤椅上,手里是从文先生“清凉”的文字,于是忘记了时间。忽一抬头,却是繁星满天……由文字带来的清凉气息足以浸透暑热难耐的躯体,更浸透烦躁不安的心。

让我们把夏日的兴致更多地交给那些书页,把它当作清凉身体和心灵的甘泉。有书相伴,这个夏天不太热。



瓜事

◇剑叶秀

瓜。瓜瓜显然有些感激,急切地问我:“要几个?”“四个吧。要大的。”那一刻我没有讨价还价,多买一个瓜或许就能减少他一份麻烦和负担。

瓜农精心地挑选,姑娘望着我似是感恩地不停点头,随手拿出一个编织袋帮他的父亲装瓜。

瓜农把装满西瓜的袋子放在我的后车架上,我付过钱抬头看看天说:“大雨马上就要来了,你们赶快找个地方躲躲吧。往前面走三百米,有座公路桥,去桥下面吧。”

我赶到居住的楼下,已经浑身淋透,心里却惦念着那父女俩,不知他们是否到了桥下,淋雨了没有。

爱人帮我把一袋子西瓜抬到三楼家中,少不了一阵子埋怨:“家里已经买了两个,孩子们不在家,买这么多咋消化呢?”

我兴奋地说:“瓜农说是头茬瓜,好吃,我就多买几个。”

追忆姥姥

◇刘祝明

姥姥李明英1903年出生,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辞世于2002年。老人文化程度不高,讲不出大道理,但她质朴的爱国情怀和对党忠诚的信念,令我终生难忘。

1974年以前,姥姥一直在山东海阳生活。海阳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地方,电影《地雷战》所反映的故事,就是对海阳人民奋起抗战的艺术性再现。那其中就有姥姥的影子。1941年,日军侵入胶东海阳县,姥姥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参加了抗日组织,并任妇救会会长。她组织青壮年送军粮、做军服、抬担架,并冒着枪林弹雨同卫生员一起给隐藏在山洞里的伤员送饭、换药。为了扩大抗日武装组织,部队号召根据地青年入伍。姥姥主动找到部队首长,要把三个儿子全部送到部队。首长十分感动地对她说:“大妈,别都送了,留下一个养老吧。”她和姥爷合计后,把上过学有些文化的大儿子和三儿子送进了队伍。两个儿子没有辜负她的希望,勇敢杀敌,屡立战功。两个儿子都在战争中负了伤,得知消息后姥姥心疼得掉泪,但她还是认为:“那么多孩子都牺牲了,咱孩子受点伤不算啥!”

1974年,姥姥随军来到河南。由于我父母工作繁忙,她便担负起了教育、照顾我们兄妹三人的任务。

1975年许昌地区遭受水灾,我父亲去救灾,我母亲在单位每天忙碌,家中只有姥姥和我们兄妹。看着临颍县城满大街流离失所的人,姥姥带领我们把家里做的芦苇挡墙拆了放在大厅里,并铺好被褥当床用,召集难民来家住。她一天三顿饭做好面汤,盛满两个大桶,挑到街上送给灾民充饥。让我印象最深的

是,每次她都在桶里多加点盐,嘴里还总念叨着:“哎,遭灾的人都不容易。放点盐,他们吃了才会有气力。”

姥姥的生命因忠诚信仰而丰盈。她一生以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为荣,在党言党、在党爱党,珍惜共产党员荣誉,从严要求自己,对党的忠诚从青年一直坚持到晚年,终生不渝。

姥姥一生勤俭节约,爱惜每一粒粮食,每次吃饭有米粒掉在桌子上,她都会拾起放进嘴里。她常说:“在打仗的时候,要缺了粮食,不打火仗。”我们小时候在部队大院里住,路边菜地的黄瓜伸手就可以摘到,但姥姥不允许我们碰一下,她说:“公家的东西不经分配不能碰。”在她晚年80多岁时,还主动参加社区的党员会议,虽然有时并没有完全听懂,但她很认真。上世纪90年代初,平顶山电视台在对她采访的基础上拍摄了《革命的老妈妈》专题纪录片,并进行了连续播放。在电视上看到自己,她高兴得像一个孩子似的。

由于长期受姥姥的熏陶,我们兄妹始终她为榜样,学习莫敢疏,做事莫敢忽,把诚实、正直当作信条。即便在她离我们而去之后,我们也相信她在另一个时空注视着我们,我们决不能让她失望。我们一直保持着勤俭节约的习惯,家中也一直保持着友善和睦、积极向上的氛围。2010年,我们家被评为平顶山市离退休干部“学习型、健康型、和睦型”家庭。

建党节快到了,特此撰文追忆姥姥,并向像姥姥一样为国家、民族无私奉献的老党员表达无限的敬意!

解读父亲

◇一柳



与土地打了半辈子交道的父亲,含辛茹苦地养育了我们兄弟三人。我是兄弟中最小、也是唯一考上大学并留在城里工作的。

在我的记忆中,我一直认为父亲是个很虚荣的人,特别是我在机关升职之后,每次回老家父亲都要我陪着他到熟人中走走。我觉得,这是父亲的虚荣心使然。

今年回老家过年,我给父亲买了不少东西。他衔着烟斗,一脸受之有愧的表情。吃过午饭,父亲怯怯地说:“老三,爸带你出去走走。”我打了个长长的呵欠:“坐了半天车,困了,想睡一觉。”失望望在父亲脸上,他不声不响地退了回去。

第二天,我正站在地头看旭日东升,父亲陪着笑说:“老三,想不想出去逛逛?”我皱着眉头,说:“算了。”父亲缓缓转身,脚步十分沉重。我忽然感到歉意,说“爸”,我轻轻叫道,“我们还是出去走走!”父亲身子顿了一下,然后转过身来,我看到了父亲焕发异样的双眼。

父亲把我带回的年货分成几份,仔细地塞进包里,“咱们走吧。”我跟他在他后面机械地挪着脚步。

走到村东边,父亲先亮着嗓子喊了声:“老冯!”冯伯便应声出来。见到我,冯伯手忙脚乱地让我们进屋坐,又一遍遍夸我有能耐,我不以为然地笑着。父亲从包里拿出一份

礼,放在桌上:“老冯,这是我家老三的一点心意。大小是个情,算给你全家拜年了。”冯伯起身拉住我:“老三呀,你真有名了,还记得我们这些庄稼汉,难得呀!”父亲在一旁对冯伯说:“老三有今天,离不开你的帮助呀。”又对我说:“老三,你上小学那年,我跌断了腿,家里一分钱没有,是冯伯领着你去报的名,交的学费。一块钱,现在谁也不在意,但在那时不知要咬牙牙困多久才能省下米呀。”父亲说着抬手拭拭眼角。冯伯倒不好意思地说:“说那些干啥,咱乡下人不就是讲究一家有难众人帮嘛。不提了,不提了。”父亲望望冯伯又望望我,显然他在提醒我该说点什么,但我没吱声。

从冯伯家出来,遇见高叔。高叔认出了我和我打招呼,我微笑作答。高叔可能想叫我进屋,又恐我不赏脸。正犹豫间,父亲一拐一拐地走到高叔身边:“老高,老三正想到你家去呢!”高叔于是一迭声地说:“好、好……”进了屋,父亲照样拿出礼物。父亲拍拍我的肩,说:“老三,还记得不?读初二那年冬天你和同学‘斗鸡’受了伤,是高叔背着你的山。四十里山路当天来回,你高叔回来病了一场。”说话间,父亲声音颤抖,泪花涌动。高叔则搓着手,憨憨地笑着。此时,我不由自主三步走到高叔面前,给他鞠了一躬:“谢谢你,高叔。”高叔忙不迭地扶起我,慌慌张张地说:“要不得,要不得。”抬头之间,我鼻子酸涩。

就这样,父亲带着我一家挨一家把左邻右舍转了个遍。每当乡邻们朴实地夸着我“有出息,没忘本”时,父亲便回头,目不转睛地盯住我,笑容从皱纹里流淌出来。

一瞬间,我读懂了父亲。

和期待地望着我。

车上的西瓜还剩三个。我上前一步说:“称一下吧,我都买了。”

中年男子疑惑地看了看我,怯懦而又不安地支吾说:“卖给你一个吧。那两个瓜不卖了,带回去俺自家吃。”

我不解地问道:“为啥?你家瓜园不是很多吗?”

“中年男子低下头小声说:“那两个,不熟。”

我似乎明白过来:“生点?凑合着吃。都卖给我吧,你们可以收摊回去了。”

中年男子说:“那两个算你的吧,不要钱。”

我摇摇头,说:“知道你也不易,大热天的,别让孩子遭罪了。”

我如数付了钱,骑车而去。走了一程,我回头回望,看见父女俩仍在原地向我不停地招手。

此时,忽然觉得,人与人之间只要真爱与至善还在,就永远没有距离。

我如数付了钱,骑车而去。走了一程,我回头回望,看见父女俩仍在原地向我不停地招手。

此时,忽然觉得,人与人之间只要真爱与至善还在,就永远没有距离。